

简报：“另一种控制”：从中国拿到文件的复杂性使美国维吾尔人移民程序和正常生活处于困境

害怕和在中国的家里人联系，以及中国对获得相关文件实施的无理条件，使维吾尔人无法在美国开始正常的新生活。

立即发布；

2018年7月13日；

美东时间 16:00

联系方式：维吾尔人权项目，+1 (202) 478 19

尽管离开了高压下的中国，维吾尔人在开始其在美国新生活时，因无法自中国拿到岁月之证明而面临无法跨越之困境；维吾尔人权项目在2018年5、6月份，对生活在美国的维吾尔人进行了采访，受访者对研究人员倾诉了其自中国获得证明文件，如大学学历证明和离婚证明的艰难。

维吾尔人权项目获知，维吾尔人因为中共当局实施的无理要求，以及维吾尔人在东突厥斯坦（也被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能够帮助拿到证明的亲人害怕和海外亲人联系，而无法获得相关证明文件；在后一种情况下，和在美国的亲人联系，可能使联络者身陷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维吾尔人自中国拿到证明文件自2014年开始变得很艰难，到了2016年就变得不可能了。

受访者告诉维吾尔人权项目，自中国获得证明文件成为挑战，是因为中国强化了其针对有海外联系维吾尔人迫害的结果；自2017年，中国将近一百万维吾尔人拘押于集中营。¹当局关押的一部分维吾尔人，或是因海外有亲人联系，或是因为自己曾经在海外居住过。²受访者指出，在设立集中营之前，通过亲人获得相关证明文件还是可能的，尽管有时需要贿赂；必须指出的是自2014年，自中国获得证明文件变得相当困难，2016年后几乎不可能。2014年之前，尽管获得相关证明文件不容易，但要拿到有关教育、婚姻和出生证明文件还是有可能的。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的个人确信：中国对获得相关证明文件所实施的难于实现的要求，是中国针对维吾尔人歧视的反应。

维吾尔人权项目建议美国移民局官员及其他相关机构，如大学和学院，考虑维吾尔人自中国获取相关文件上的困难，给予方便。

“将维吾尔人大规模关押于集中营，其影响超越了东突厥斯坦；中国只因一些维吾尔人海外有亲人而将其关押；因而，维吾尔人对和海外亲人进行简短问候都极端恐惧，更遑论帮助亲人获得相关证明文件以开始新生活。”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乌麦尔·卡纳特在华盛顿发表评论指出。

卡纳特先生补充说：“中国的控制长手超越边境伸向国外，而维吾尔人成为了特定目标；当维吾尔人以为自己拜托了中国的压制、试图在海外重新建立新生活时，中国当局却在以各种方式阻止维吾尔人获得新的机遇；我呼吁中国以外的各国移民当局，考虑到和汉人相比，维吾尔人在获得相关证明文件的困境而给予方便。”

受访者一

受访者一于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之后和其女儿一起离开中国；对7月5日聚集于人民广场示威者的严酷镇压，以及之后几天对维吾尔年青人的武断抓捕，使受访者一决定将其女儿送到美国学校学习；受访者一花费了其一生积蓄的大部分使女儿留学海外，等女儿在美国平安落脚后，他返回了中国；但政治环境的恶化，迫使受访者一在2010年代决定和女儿在美国团聚；受访者一告诉维吾尔人权项目：“如果我现在还在家乡的话，很有可能早已身陷集中营，儿子也可能入狱、可能被杀、或失踪；我们很幸运，安全抵达美国，在形势恶化前离开了。”

在运作她女儿的移民程序时，受访者一需要有他本人和儿子的出生证明，以及其婚姻证明；他在东突厥斯坦的一位亲人像个律师为他拿到了需要的证明；当然，是在有关2017年的大规模抓捕关押维吾尔人的报告开始出现之前。受访者一说：“目前，自中国拿到相关证明文件是不可能的，每一个维吾尔人都生活能否自保的恐惧之中。”

在东突厥斯坦，受访者一是一个拥有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职业白领；受访者一说他想在美國继续其专业，以供养自己和女儿；然而，美国发放执照机构为确认其学历，却需要其在大学的单科学业证明及专业结业证书之公证；受访者一告诉维吾尔人权项目，因其在美國的移民类别，和中国官方的任何直接联系都将对其在东突厥斯坦的亲人产生影响；此外，因中国对有海外关系维吾尔人的不信任，和亲人联系也变得不可能。受访者一补充指出：

我的困境是因为我是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将海外维吾尔人当作是分离分子，而且对中国统一构成威胁；任何人，只要曾经去过海外、或有海外联系就被怀疑、拘押并被拘押于所谓的“再教育集中营”；当局极有可能向一些机构下令不允许给予海外维吾尔人相关证明文件；总之，维吾尔人和政府打交道总是非常难。

受访者一表示无法提供学历及专业证明将直接影响他和女儿在美国的生存；还因他无法获得其留在中國的剩余积蓄，更无力在美国继续其专业，受访者一担心他将无法为其女儿继续上大学提供学费。

受访者二

受访者二是一位来自和田的维吾尔人，他是在 2010 年代早期到达美國的；在来美国前，受访者二在中國的几个地方试图申请政治避难；他和在中國的妻子离婚，又在美國结婚，和其继子、亲生女儿一起生活；他现在是一个归化美国公民。

为了给其妻子和继子申请绿卡，受访者二需要一份在中國公证了的离婚证明；受访者二试图直接自中國拿到公证了的离婚证明，然而，法官提出了他无法实现的要求；最初，他被要求提供一份其美国护照复印件，因要求理由不明确，一个令他极为不舒服、不太想满足的要求；在连续几次请求后，受访者二被要求亲自到乌鲁木齐申请；受访者二考虑到海外护照持有维吾尔人在中國被骚扰、审讯的案例，拒绝了去中國申请的要求；³最后，中国官员干脆拒绝了受访者二的持续请求。

因为和田和乌鲁木齐之间的距离，更因为旅行限制，受访者二的亲人也无法帮助他获得公证了离婚证书；受访者二补充指出官员的要求是有意为难并向其施加压力；他指出他的要求既不是无理要求，也不违法；受访者二告诉维吾尔人权项目作为维吾尔人与中国政府打

交道，因政治迫害最近两年来已经变得不可能，就是“贿赂也不起作用了”。他总结说：“汉人就不会遭遇这种系统性的限制，而我们却在自己的家园变成了二等公民。”

受访者三

受访者三和她的丈夫一起生活在美国，她也是出生于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她们在2000年代因政治困境而离开中国；为了能够离开中国，她们还得贿赂警察以便拿到护照。

受访者三在中国是一个公认的、拥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她告诉维吾尔人权项目她希望能够在美国继续其专业，但需要有执业执照；然而，要证明其专业技能，她必须提供她在东突厥斯坦大学的专业科目学历和专业证书。

受访者三因害怕任何帮助她的人可能被送到集中营，而决定不和在中国的任何人联系求助；反之，她直接和她学习过的大学联系，她被告知如果她提供其中国护照复印件，校方会考虑她的要求；因为她的护照早已过期，复印件将间接证实她滞留美国的身份状态；她决定在美国申请避难的事实将使她及其家人处于其家乡警察的严密监控。

受访者三告诉维吾尔人权项目她丈夫在申请一个大学位置时，也因需要提供中国高中学历证明而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也因为害怕透露其在美国的移民身份而不得不放弃自中国拿学历证明；她总结指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将对希望重新开始生活的她，产生永久的影响。

无法实现的选择

国际人权标准对一些基本人权如出生登记和“无论在何处每一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⁴然而，获得一份公证了的人生相关证明文件，如出生证、结婚证和死亡证明、离婚证和大学单科成绩证明和毕业证却未能实现；通过对居住在美国维吾尔人的采访，维吾尔人权项目确信：因中国政府对获得相关证明文件实施了一些无理要求，或对有海外关系维吾尔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敢和亲人有联系，维吾尔人被拒绝给予在海外开始新生活的机遇；与维吾尔人权项目探讨受访者遭遇问题一位移民专家的话说，“这是另一种控制。”

通过采访，维吾尔人权项目发现，美国移民官员和相关机构代表常常对汉人和维吾尔人在中国社会地位之不同没有意识；维吾尔人因其民族身份而在中国被歧视；如学者 Rain Thumb 注意到的：“新疆在变成警察国家这方面和北韩有得一比，加上赤裸裸的南非式种族歧视。”⁵因而，维吾尔人的案件应该和汉人的不一样。

维吾尔人权项目同时获知一些维吾尔人还被要求去中国使领馆获得人生相关证明文件，很多海外维吾尔人不仅对中国政府官员因长期的不平等待遇而不信任之外，而且因为其政治避难申请而根本不敢前往中国使领馆。

此外，没有包括在本简报的一些案例中，一些个人告诉维吾尔人权项目，一些早期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或离开时为小孩子的，要么是在中国没有记录，要么是东突厥斯坦已经没有亲人能帮助他们获得相关证明文件；因而，这些老一代维吾尔人无法向移民局出示任何出生证明。

接受维吾尔人权项目采访者陈述了因无法和在东突厥斯坦亲人联系，或因中国当局不合理要求而面临的额外压力；这些维吾尔人在美国试图重新建立其生活时面临着无法实现的选择：冒着亲人身陷集中营之危险和亲人联系寻求帮助，或者面临一个漫长的重新从零开始的专门职业的建立；另一个无法实现的选择是，冒着将在东突厥斯坦家人置于危险向中国当局暴露其在美国的移民身份状态，或者面临无限推迟的移民程序。

建议

维吾尔人权项目建议中国政府立即关闭全部集中营，向被关押者及其家人进行赔偿；中国必须停止一切对有海外亲属维吾尔人实施的惩罚性措施，包括抓捕关押亲人于集中营之行为；中国政府应该调查有关官员有意为难获取相关证明文件维吾尔人之行为，无论其是发生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境内；那些歧视维吾尔人的官员，一旦发现应该被给予处分。

维吾尔人权项目建议美国移民局官员和相关机构代表，在中国境外要求相关证明文件时，考量维吾尔人和汉人在中国政府之不同待遇；如同简报陈述，维吾尔人在获得相关证明文件时面临个人无法逾越之困境；在人生相关证明文件，如放弃要求提供中国公证之文件等，应该根据每一个个案寻求不同途径。

声明：

为保护受访者个人和家人安全，可能使受访者身份暴露的细节经过了修改。

注释：

¹ Zenz, A. (2018 年). 中国新疆政治改造运动新证据. [在线]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在线链接: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evidence-for-chinas-political-re-education-campaign-in-xinjiang/> [Accessed 27 Jun. 2018 年 6 月 27 日].

² Sulaiman, E. and Eckert, P. (2017 年). 中国在新疆地区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建“再教育集中营”. [在线] 自由亚洲电台. 再现链接: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training-camps-09112017154343.html> [Accessed 27 Jun. 2018 年 6 月 27 日].

3. Hoshur, S., Mudie, L. and Jackson-Han, S. (2009 年). 维吾尔人被强制做特务. [在线] 自由亚洲电台. 在线链接: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spy-for-china-12022009093045.html> [Accessed 27 Jun. 2018 年 6 月 27 日] and Juma, M. and Lipes, J. (2015 年). 加拿大维吾尔人被审讯，被强制要求为中国当局当奸细. [在线] 自由亚洲电台. 在线链接: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anadian-04242015121248.html> [Accessed 27 Jun. 2018 年 6 月 27 日].

⁴ 联合国最高人权专员署. (2014 年). 出生登记和人人在任何地方均享有在法律面前获得人格承认之权利. [在线] 联合国. 在线链接: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Children/BirthRegistration/ReportBirthRegistration.pdf> [Accessed 27 Jun. 2018 年 6 月 27 日].

⁵ Thum, R. (2018 年). 中国“再教育集中营”真相. [在线] 《纽约时报》. 在线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15/opinion/china-re-education-camps.html> [28 Jun. 2018 年 6 月 28 日].